

《无往而不胜的童话》

明若晓溪系列之三

Chapter 1

“啪！”

一本新出炉的光榆学院校报狠狠摔在明晓溪的课桌上！

正在整理期末考试卷子的明晓溪双手险险被砸到，她诧异地抬头，只看到的一个狂怒而去的背影。

小泉凉凉叹息，抓过校报：“姐妹啊，你现在是全民公敌。”

“咦？……”明晓溪觉得她语气不善。

“知道那个女生来做什么吗？”小泉的声音从校报里飘出。

“嗯？……”来做什么？不是送报纸吗？

“她是来骂你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……”明晓溪眨眨眼。

“……但是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怕把你惹急了挨扁，所以让校报来严厉指责你。”

小泉啪地一声将校报摊开拍在她面前，按低她的脑袋，玉手一指

——

“看！”

“光榆学院本月最冷酷无情奖——明晓溪同学！”

标题下的配图是她上排球课时神采飞扬的照片，以及她门门优秀的期末成绩单。（这些记者莫非都是间谍出身，成绩单她刚刚半小时前收到，居然就已经印在校报上了。）

明晓溪敷衍地草草一看，文章中那些措辞严厉的字眼早已无法触动她一个多月来被各种“明枪”、“暗箭”训练得超级强悍的神经了。

“姐妹，不是我不挺你，你的确过分了一些。”

“我很过分吗？”明晓溪冥思。

看着她一副“不知错在哪里”的神情，小泉恨不能扑上去咬她两

口。

“澈学长是为你受伤的对不对？”揭露她，让她惭愧。

“是。”明晓溪低下头。

“他伤得很严重很严重，差一点点就死掉了，对不对。”小泉眼中含泪。

“……对。”血色渐渐从明晓溪脸上逝去，那段日子，即使已经成为过去，却还是常常在半夜化成噩梦将她惊醒。

“而你！而你居然还来上学！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应该衣不解带地时时刻刻守在澈学长的病床前！你应该面容憔悴、苍白消瘦、泪流不止！你应该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满心满念除了澈学长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事情！！”

明晓溪张大嘴：“可是，澈学长已经没有危险了啊。”

“闭嘴！！！”

怒喝像平地炸雷，从四面八方传来！

明晓溪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被乌鸦鸦一大群女生包围，她们全都双手掐腰，眼冒绿光（真的是绿色的），瞪紧包围圈中心的“人民公敌”，如果眼睛可以发出飞镖，明晓溪的身子保证比芝麻饼还精彩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明晓溪乖乖低头认罪，继续聆听“人民代表”——小泉对她的审判。

小泉咬牙切齿：“可是你——明、晓、溪，你却照常吃！照常喝！照常睡！”

可是，如果不吃不喝不睡，风涧澈还没苏醒，她就已经翘了。

“还有——眼泪呢？你的眼泪呢？明晓溪，你知道我们为澈学长流的泪，可以灌满三个光榆学院……”

所有在场女生皆眼含两泡热泪，吧嗒吧嗒向下坠。

明晓溪终于明白了，风涧澈是被她们的眼泪唤醒的。因为如果他再不醒，世界便会发大水，而他是一个太善良的人。

小泉抽噎着继续控诉：

“澈学长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吗？！可是，他刚好一些，你竟然就回来上课，该死的还堂堂不缺！期末考试，没有人性地还居然拼命考个科科优秀！中午吃饭，就你吃得最多，比猪还多！你看你，一点没瘦，还容光焕发，个子还窜高了几寸！”

小泉边说边伸手过来掐她的胳膊：“原来的婴儿肥居然还没了，变

成了肌肉，皮光肉滑的，明晓溪，你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照顾病人！”

明晓溪吃痛地一缩，把胳膊从她的魔爪下抢回来。死小泉，怎么能进行肉体攻击呢。

小泉的话提醒了包围的众女。

“喂，明晓溪，你是不是还和牧流冰在一起？”

“没良心的女人！澈学长为了你伤成那样，你居然还和牧流冰拉扯扯？！”

“你对不对得起澈学长？！”

“你还有没有一丁点人类的良心啊！”

“我真是瞎了眼，以前居然崇拜你这种人！”

“你如果不能一心一意地爱澈学长，我发誓会恨你一辈子！”

……

……

有点搞不懂了，明晓溪奋力拨开重重喷溅而来的口水，惊讶地问：

“那个，你们不是都很喜欢澈学长吗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跟澈学长在一起了，你们不会伤心吗？”

沉默。

一片沉默。

然后——

“去!!!”

口水一坨坨向明晓溪狂喷。

“明晓溪你少臭美了！”

“我们是让你死心塌地爱上澈学长……”

“但是澈学长却不爱你……”

“刻骨铭心的爱恋……”

“却得不到他的心……”

“日日相思……”

“毫无结果……”

“你的身心倍受折磨……”

“蹂躏……”

“摧残……”

众女齐声呐喊：

“谁叫你让我们最爱的澈受伤!!!”

风涧澈的病房比五星级大酒店的总统套房还要豪华。明晓溪觉得这里实在是太太太太豪华了，一点也不像在医院里。

她知道风间家在政界很有威望，却不晓得他家还那么有钱。

鲜花、水果和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病房，明晓溪努力从礼物的缝隙间寻觅道路，小心翼翼地摸进风涧澈所在的内间。

风涧澈穿一套白色的丝质睡衣，柔顺服帖地勾勒出他身体修长的轮廓。他似乎刚清洁过，肌肤清爽，黑发微湿，几缕发丝顽皮地溜到他眉宇间，逗弄着他温柔的双眼。

他原本斜靠在雪白的枕头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，但明晓溪细碎的动静让他扭过头来。

风涧澈微笑，和暖的笑容和目光，使在场的其他人也发现了歪着头双臂捧满礼物的明晓溪。

护士谷木静看看傻笑的明晓溪，再看看温柔的风涧澈，打趣道：“风间少爷，你的小女朋友来了。”

明晓溪沉迷在风涧澈的笑中，谷木静的话像空气一样飘飘飞过。天啊，他的笑容好迷人啊，怪不得有那么多少女为他倾倒。

莱曼大夫在病历上做完记录，抬头和谷木静相视一笑，两个少年人每次见面都是一个笑一个呆。

莱曼大夫用病历敲敲明晓溪的脑袋：“不要光用看的，扑上去吻他一下呀，他会更开心。”

明晓溪惊醒，手臂圈抱的礼物噼里啪啦掉在地毯上。

她脸蛋通红，急忙解释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们搞错啦！我不是澈学长的女朋友啦！”

谷木静促狭地瞟一眼含笑的风涧澈：“哦？晓溪，他还没有跟你告白吗？”

明晓溪快急死了：“不是啦，澈学长才不喜欢我呢！”

谷木静骇笑：

“他这样告诉你的？晓溪，你上当啦！你不知道，他每天都等着你来，拿着一本书看呀看地都看不进去，对我们大家微笑可是笑得都不用心。每天等到你快来，他都会请我们帮他收拾干净头发和皮肤，然后就开始望着窗外等你，时不时还装做不经意问我们时间。你一走，他还是会对我们微笑，可是那种微笑，寂寞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碎。晓溪，他很喜欢你的，不要被他骗啊，风少爷只是有点害羞而已。”

天哪，害羞？她确定她说的是风涧澈？！

明晓溪觉得自己快死了，是被脸红烧死的，是尴尬得羞死的，还有——是被心跳跳死的。

“咳！”风涧澈清咳，“谷小姐，你误会了。”

谷木静扭头看他，很好奇：“哦？你不喜欢晓溪？”

风涧澈的目光拂过浑身僵硬的明晓溪，像春风般，留下阵阵暖意。

“我喜欢晓溪。”

明晓溪瞪大双眼，呼吸戛然而止，心跳消失。

谷木静得意地笑：“我就知道……”

“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
“……？”笑声噎住。

“谷小姐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開晓溪的玩笑可以吗，那样会使她很尴尬。”

眼睛开始眨动，呼吸重新开始，明晓溪又活了过来。

谷木静尤在挣扎：“你是说晓溪‘现在’还不是……”

莱曼大夫用病历猛 K 谷木静脑袋：“护士小姐！你的工作不是聊天，赶快走，病人们还等着你巡床！”

“痛死啦！说就说，老用病历打人，坏毛病，什么名牌大医生……”

谷木静不甘心地边往门口蹭，边嘟嘟囔囔地抱怨，快出门口，猛然回首：“晓溪，风少爷的点滴速度不要太快，等那瓶滴完以后记得叫我来换新的哦！”

明晓溪偷偷做个鬼脸，又不是真傻了，叫谁也不叫你。

明晓溪小脸红彤彤地从地毯上捡起礼物们，抱到风涧澈床头。

“学长，这些都是大家送给你的礼物。”她努力思索临来前那群拜托的女生们要她记住的传话，“心形的巧克力是丽晴送的，她说她永远爱你；星形的巧克力是美灵送的，她说她把对你的祝福像星星一样每天挂在夜空；粉红色的心形果冻是有爱送的，她说她想你每一分每一秒；橘黄色的……”

“晓溪，你的礼物呢？”风涧澈打断她。

“哎呀，我一停下来就会忘的。”明晓溪抱怨，拼命想抓回飞快飘走的记忆。

“每个礼物上都附有卡片，我会自己看。你告诉大家，我谢谢她们的关心。”风涧澈笑着说，“你看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明晓溪眨眨眼，咦，真的，原来艰巨的任务可以两句话就解决，真不愧是一一

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

她凑近些，再眨眨眼，仔细看。她迟疑地伸出右手，用食指指尖轻轻碰触一一

惊呼！

“天哪，学长你在脸红！你真的脸红了呀！”

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明晓溪惊奇地喊：

“学长你也会脸红？你居然也脸红？！”

风涧澈的脸被她的小手捧住，他不知该说什么，别扭地闪开她的手。

明晓溪咬住指尖观察他，优雅出尘的澈学长竟然也会像尴尬，奇怪真奇怪。

指尖一僵，她忽然想到嘴里的这根手指方才刚刚摸过他的脸颊，那么，不就是……

空气怪异。

两个人各有心思，同样不自然。

风涧澈更快恢复“正常”，轻松笑道：“你好像在取笑我平时眼皮很厚。”

“我只是没想到你像普通人一样也会脸红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普通人。”

“才不是！”明晓溪两眼崇拜，“你是个神一般的少年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！”

他沉默。然后向后缓缓倒去，唇角染上难以察觉的苦涩。

“你可是累了？”她连忙扶住他，让他小心地躺下。

风涧澈闭上眼睛，声音很低：“稍微有一些。不用管我，跟我说些话，我喜欢听。”

明晓溪想一想：“先说好，我说你听，你可不要太累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……”她挠挠头，“对了，说到我的礼物。”

她从包包里掏呀掏，掏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单，骄傲地笑：“啦啦啦~科科优秀的成绩单！哎呀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，老爸老妈见了保证吓呆掉，说不定怀疑我作弊。哈哈，伟大的明晓溪，无往而不胜的明晓溪，厉害吧，答应你期末考门门优秀就决不失言，崇拜我吧！”

笑声从风涧澈嘴巴里偷跑出来。

明晓溪斜瞥他，耸耸鼻子：“好吧。我承认，这张成绩单有你一半的功劳。”

风涧澈的眼睛都在笑。

“好吧好吧，算你一大半功劳。”她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知道，是你从身体刚好一点点就开始帮我补习功课，每次来都逼着我看书，我才能有这样的成绩。不过，我也有努力啊，不信你换个白痴试试。所以，我对这张成绩单也有一小半的贡献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风涧澈喜欢这个坐在床边生机勃勃有点臭屁有点耍赖的明晓溪。

他永远记得，当他自不知多久的昏迷中苏醒过来，出现在他面前的明晓溪。

她面容苍白，眼神倔强，浑身神经紧绷得一触就能崩溃，却强忍着在人前人后决不掉一滴泪。

那样的明晓溪让他心碎。

明晓溪望着成绩单在笑：“啊，要是老爸老妈看见，哈……”

“马上就要放寒假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？”风涧澈凝注她。

“这个，”她一怔，“不急。”

“我没关系，你放心吧，死不了啦。”他笑得很轻松。

“呸呸呸，乌鸦嘴。”明晓溪皱起眉头，目光不由自主溜上他裹着绷带的右臂。

当日风涧澈共中五枪，两枪伤及皮肉危险不大，另外一枪伤在腹部，一枪贯穿左腰。这两发子弹只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。他昏迷了整整十天，进行了八次抢救，两次电击，幸亏素有“神手”之称的莱曼大夫回天有术，才使他苏醒好转。

如今，那些伤已经没有大碍。最让人担心的，反而是风涧澈受伤的右臂。那是他被打中的第一颗子弹，距离铁纱杏很近，火力猛烈，神经严重受损。莱曼大夫曾经暗示，那只胳膊有可能废掉，让大家做

好心理准备。

风涧澈顺着她的视线看向自己的右臂，微笑：“人不能太贪心，命被捡回来已经很好，少一条胳膊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明晓溪没有出声。

她沉默一会儿，忽然把话题扯远：“学长，你对自己的未来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……”他好像在思考。

“学长，我知道你什么都很出色，你是天才的钢琴少年，你的画被赞许，你还做得一手让人吞口水的好菜，也许还有很多出色的才能是我不知道的。”她凑近他，眼睛闪得很亮，“可是，学长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最喜欢？”他望着她亮晶晶的眼睛，笑若春风。“我最喜欢听晓溪说话，最喜欢和晓溪在一起。”

明晓溪一听就急了：“哎呀，人家跟你说正经的，不要开玩笑啦！”

风涧澈长吸口气：“好，说正经的。”

“那你将来想往哪方面发展？”

风涧澈努力坐起。他打量她良久，声音淡淡而又认真：

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以前，一切事情对我来讲似乎都是非常容易的，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达到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珍惜过我那些所谓的才能，我也不知道最喜欢往哪方面发展。”

明晓溪惊怔。

“你是否很失望？”

“我很吃惊——”

风涧澈的唇角又染上苦涩。

“——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失望呢？”她诧异地眨着眼睛，“你各方面都出色得了不得，所以难以取舍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才只有十九岁，不需要很早就有决定啊。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，好决定将来是帮助你的胳膊更柔软一些呢，还是更有力一些。”

他皱眉，好像听不懂她的话。

明晓溪不好意思地笑笑：

“呵呵，告诉你个秘密哦，我从小就有理想，只是理想经常变来变去。最初的时候，我想当个美食家，哇，天天可以吃好吃的不得了菜，还有人给我钱请我点评，真是赚翻了；然后，我又想当模特，可以穿好漂亮的衣服晃来晃去，不用花钱薪水还多，真是美死了，唉，可惜身高不争气；后来，我迷上功夫，立志要把我家的武馆振兴推广

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强身健体；现在呢，我的理想又变了——”

风涧澈笑得鼻子轻轻皱起来，像春水上的涟漪。他正输着点滴的左手，温柔地抚摩她额头上细碎的绒发。

明晓溪没有察觉他的动作，她的眼睛出神地盯住他受伤的右臂，脸上绽放出坚决的光彩：

“我的理想——要让澈学长的右手比更出色。”

带着输液管的手停顿在迎着夕阳金黄闪烁的绒发间。

明晓溪仰起小脸，望住他：

“我发誓，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不了，我今生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理想！”

“听说澈学长的右臂毁了，是吗？”小泉的鼻子酸酸的，眼睛也酸酸的。

“他那么出色，他的钢琴，他的画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，这样完美的少年，他的胳膊却再也不能用了吗？……”

Chapter 2

午后。

明晓溪微笑着怀抱满满一纸袋苹果往医院大门走去。又大又圆又红的苹果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，跳跃出让流口水的色泽。

天气还是很冷，可是她的心情却很好。

她觉得生命充满了让人感动的奇迹。

风涧澈的右臂中弹，神经严重受损。前来会诊的世界各地著名的神经外科大夫全都束手无措，毫无办法，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风勇司，病人的右臂是必定会废掉了。

除非有奇迹，或者能够找到传言中神秘的外科医生修斯大夫。据说他可以将一只狗的腿接在羚羊身上，而且让它奔跑的速度变得比猎豹还快。

但这只是传言，至于修斯的医术有没有那么高，甚或到底有没有修斯这个人，都还是个未知数。能找到他的机率并不比奇迹高多少。

然而——

半个月后，一个淡金长发面色冷漠的男人出现了，他说他就是修斯，他来为风涧澈动右臂手术。

在众人的质疑中，风涧澈相信了他，然后进了两次手术室。

事实证明，风涧澈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然后，奇迹出现了，他的右臂重新有了知觉。

明晓溪眼睛笑笑地眯起来，加快脚步。她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风涧澈身边，陪他做复健，让喜悦一点一点抹去她心中的阴霾。

一只调皮的苹果从她怀中偷溜出来，向一个角落蹦去……

她慌忙追上去。

逃跑的苹果在一只美丽如夜的手中。

一张略带憔悴的脸，忧郁如潭的双眸，单薄倔强的嘴唇，纤弱消瘦又骄傲笔直的身子。

“瞳？”

明晓溪轻呼，记不起上一次见到她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瞳凝视她，眼神有些凉，双唇微微动了动，终于无声。

明晓溪接过她手上的苹果，眨眨眼：“瞳，你是来看澈学长的吗？为什么不进去？”

“我不是来看他的。”瞳再说一次，语气益发冰冷。

明晓溪歪过脑袋，叹气地看她：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要告诉我，你是特地来帮我捡苹果的。”明晓溪无聊地摸着纸袋里的苹果，唉，口是心非的人，明明那么关心他，却偏要嘴硬。

冬天里的阳光稀稀疏疏落在瞳身上。

“明晓溪……”

“咦，你不叫我明小姐了吗？”她插嘴。

瞳没有理会，表情严肃：“……告诉我，你的决定。”

“我不太明白你话的意思。决定？什么决定？决定什么？”明晓溪的手指逗着纸袋中最大最诱人的一个苹果。

“牧流冰，还是风涧澈。”

手指呆在苹果上。

“你究竟选择谁？”

苹果上突兀地显出两个深深的指印，迸溅的汁肉染上僵硬的指尖。

明晓溪缓缓把脏了的手指在纸袋上擦一擦，然后抬头，望向她：

“我，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瞳的眼睛丝毫没有躲闪，直直迎向她：“明晓溪，我不相信你到现在还会不明白风涧澈的心意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爱你。”

明晓溪的脸色开始发白。

“瞳，你不要乱说话！”

“他一直爱你。”

苦笑滑过瞳美丽的唇角，眼眸越发黯淡：

“在见到你以前，我一直相信澈是爱我的，他对我非常好，好得让每一个喜欢他的人嫉妒，尤其是东小姐。可是，你出现了，他看你的眼神，你注意过吗？”

明晓溪茫然，不，她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个人讲的话。

“是啊，你心里放下的只有冰少爷，哪里认真看过澈呢？但我不同，从很小开始，澈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我唯一可以珍惜的事情。”

“你的出现，澈的眼神，我担心了，我怕你会抢走我的澈，于是……我不顾一切地向他表白。可是……我失败了……”

啊，不，事情不是那样。

瞳怪异地看着她：“明晓溪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我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个脆弱无助可怜的瞳，而且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。”

心像被几根长长的指甲抓过。

明晓溪闭上眼睛。

“我自小在烈炎堂长大，怎么可能会善良单纯得像个玻璃娃娃，我自然会做一切对我有利的事情。澈太善良了，那我就变得可怜一些，风夫人不是讨厌我吗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在人后拼命刺激她，在人前却扮做无辜；你不是也很善良吗，那我就让你知道我对澈的心意，再和你做朋友，你还会抢我的澈吗？……对了，应该告诉你，那一夜，我知道你在花丛后面，我是故意让你看见听见的，我要向你示威，宣告我的所有权……”

瞳仰起头，风吹乱她的长发：

“可是，你却看到了我的伤心和狼狈，所以，明晓溪，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恨你。”

原来，冬天里即使有阳光，也还是很冷。

明晓溪抱紧怀中的苹果，想从它们身上汲取丁点温暖。

半晌，她睁开眼睛，目光明澈：

“瞳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，是特意想来伤害我吗？那么，好，你做到了，我承认我很难过，因为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。”

瞳迎风站立的身姿优美挺直，好似冰雕的塑像。

“如果你的话只有这些，那我已经听完了，是否可以离开？”

见她没有反应，明晓溪提步准备绕行。

“拜托你，”瞳出声，声线微微颤抖，“不要伤害风涧澈。”

光榆医院。

大门处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没有人去留心注意僻静的一方角落里有两个异样的少女。

明晓溪背对着瞳，离她已经有五步的距离。

她不想去理会她，但身子却不受控制地陡然僵硬；她想装做没有

听见，但那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像炸雷，让她脑袋“嗡嗡”作响。

明晓溪转身。

她深深打量那个美丽的少女，声音很静：“我不会伤害澈学长。但是，请你不要再讲那些奇怪的话。”

瞳的笑像寒冬深夜中冻住的冰花：

“澈，再出色也是个人，并不是尘心不染的神，他的心并不是无坚可摧，只是他一直用体贴和温柔来进行掩饰，但那并不是你可以伤害他的理由。”

明晓溪清秀的眉毛皱起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你误会了……”

“不要伤害他。”瞳继续说，“如果你爱的还是牧流冰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就不要再让他见到你；如果你选择他，就把牧流冰从你心底整个拔掉。”

明晓溪一把无名怒火突然窜上：

“瞳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！你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对我说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！”

“好，让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第一，我不认为澈学长爱我；第二，我现在不想去考虑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决不会因为你的话就离开学长身边；第三……”

她的眼神柔和下来：“澈学长也很挂念你，如果有空就去看看他，不要都到这里了，却不进去。”

“最后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永远不会想去伤害学长。”

上午。

阳光出奇得灿烂，病房里的窗帘完全拉开，窗子也打开些许，清新的空气在室内流转，床头的百合静静绽放。

东浩雪双手托住小脸趴在床边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望望风涧澈，又望望明晓溪，奇怪地说：

“咦，你们两个好怪呀，明姐姐你一直削苹果都不说话，脸色臭臭的，澈哥哥你的眼睛又好像长在明姐姐脸上一样，都不会看看别的地方，也不说话。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呢？”

明晓溪理她了，抬头白她一眼，然后低头继续削苹果。

风涧澈清亮的眼睛透出笑意：“小雪，不要打扰晓溪，你看她把苹果削得多好。”

苹果皮长长的，细细的，薄薄的，蜿蜒拖到地上，像一条红红的彩带。

明晓溪得意地笑：“厉害吧，我的刀功天下无双。”

“呵呵，对，对，”东浩雪捧场地笑，“不过，明姐姐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皮削那么薄呢？”

“笨蛋，”明晓溪的眉毛皱成一团，“你知不知道一只这么好吃的苹果是要用很多钱来买的，自然要把皮削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才不会浪费嘛。”

东浩雪疑惑了：“一只苹果都怕浪费？神那，你究竟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是不是缺钱，我可以……”

可怕的目光！

东浩雪怯怯扭过头，不敢看她，干笑两声：“呵呵……啊！”

她惊喜地大叫：“哥！你来啦！”太好了，终于来个人能转移大家注意力。

果然是东浩男。

他径直走到风涧澈床边：“情况怎样？”

风涧澈微笑：“好多了，已经没什么大碍，再过几天就可以下地走动了。”

东浩男看向他的右臂：“胳膊呢？”

“可以轻微活动，”风涧澈略微弯弯右手手指，“不很灵活，但相信会越来越好。”

东浩男吐出一口气，坐倒在旁边的沙发上：“那就好，还以为你的胳膊真的不行了。我在纽约只听说有好转，又不晓得到底情况怎样，总不安心。”

“哈，老哥，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没心没肺，冷血无情，澈哥哥出事以后我才晓得，原来你也是很热血的嘛，连在纽约都一两天一个电话，”东浩雪笑嘻嘻，“我决定对你重新评价，加分！”

明晓溪削下最后一寸皮，将苹果抛给沙发中的东浩男：“好，那这个苹果就送给热血的东浩学长！”

那边，东浩雪继续自言自语：“暴躁的老哥也是有感情的，那最冷漠无情的就是牧哥哥了……”

“小雪，流冰是有事在忙，给我打过电话。”风涧澈打断她，有些担忧地看着突然显得忙乱起来的明晓溪。

“是哦，忙，忙得连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。”东浩雪不满意地嘀咕。

东浩男吃苹果的动作停下来，若有所思：“流冰应该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听到外间似乎有传闻……”

他看一下又开始削苹果的明晓溪，没有说下去。

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进来一群人。

冷漠的修斯大夫走在最前面，紧随偏后的是表情严肃的风勇司，然后是莱曼大夫和护士谷木静，走在最后面的是憔悴虚弱的风夫人。

明晓溪和东浩雪站起身来：“伯父、伯母好。”

风勇司对沙发中懒洋洋的东浩男点头示意，风夫人却神情恍惚。

修斯大夫一言不发地查看风涧澈床尾的病历记录，从胸前取下一只笔，刷刷几行字飞快写下，眼睛从始至终没有看过房里的其他人。

风勇司忍耐地问：“修斯大夫，澈儿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？”

修斯大夫把笔重新插回胸前的口袋里，不耐烦地淡淡说：“很好。”

狂喜掠过他深不见底的眼眸：“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澈儿的右手可以完全恢复了？！他还可以象以前一样弹钢琴，画画？”

一声冷笑从修斯薄薄的嘴唇逸出：“原来你在做梦。”

风勇司脸色巨变，其他的人也立时神经紧绷。

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？澈儿的手不可能跟以前一模一样了吗？”

风夫人扑上去死死抓住修斯的衣服，双手不停颤抖。

修斯一把扯下她的手，甩在一边，讥讽地说：“病人的右臂神经严重受损断裂，虽然我已经将其接续，但是能够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、完成日常的吃饭穿衣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，不要太过贪心。”

屋内空气凝固如死，只有风涧澈如常淡然平静。

风勇司眼角下的肌肉开始抽搐：“修……修斯大夫，请你再为他开刀，再做多少次手术都没关系。”

修斯冷笑不语。

莱曼大夫沉吟地说：“可不可以再想些办法……”

修斯目光凌厉，语气嘲弄：“医生只医病，不医命，他的手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。如果不是我来给他开刀，他的手连一点知觉都不会有，知足吧。”

风勇司满额是汗：“我……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你说吧，你究竟要多少……”

“钱？！”修斯好像听到世界上最大的笑话，“我会为了钱来到这

里？如果不是……”他的眼睛忽然找到明晓溪，迸出一股浓浓的恨意，使她不寒而栗。

莱曼大夫和谷木静都知道，修斯在医学界的声誉之高已几近神人，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拿出金山银山请他出诊，可他却偏偏性喜幽静，世上没有几个人能找到他的行踪。而这次，修斯却自动现身为风涧澈开刀，处处透出古怪。

风勇司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

他愤怒地大喊，双臂恼恨地挥动：“难道，他就真的从此再也无法开钢琴演奏会，开画展？那他还有什么用？！！”

风涧澈还在微笑，双唇却渐渐苍白。

风夫人已完全崩溃，她眼神狂乱，歇斯底里地扑上风勇司，疯狂地抓打他：“你这个畜生！都是你做的孽害了我的澈儿，你还敢侮辱他？！”

风勇司揪住疯狂的风夫人的头发，狠狠往后扯，劈手两个火辣的耳光：“贱女人！都是你养出来的蠢货，竟然会蠢到为别人去挡枪！”

东浩男怒不可遏，暴喝一声：“风勇司，你住手！”

风夫人脸上凸起鲜红的掌印，唇角渗出一抹血丝，头发凌乱，表情疯狂，她好像丝毫不觉得痛，张大嘴一口咬上风勇司的胳膊，狂叫：“我咬死你！魔鬼！把我的澈儿还给我！！”

“你疯了！”风勇司吃痛地怒吼，“来人呐，把这个疯女人关起来！”

屋外冲进几个保镖模样的大汉，七手八脚制服了口中狂骂不休痴狂欲颠的风夫人，拖着她就往外拉。

病房中，床头纯洁的百合尤自静静绽放，浑然不知这世间发生了什么。

明晓溪脸上血色全无，嘴唇轻轻颤抖；东浩雪张大了嘴，惊得双眼圆睁，不知所措；修斯双臂环抱胸前，嘴角含着冷笑；莱曼大夫和谷木静早已完全呆掉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。

百合花被风吹动，摇曳美丽，却比不过它旁边那人雪山一般清远的面容。

风涧澈煞白如雪，眸黑如星，声音清冷如冰：

“放开我的母亲。”

他的话音并不高，却字字如冰箭，射破每一个人的心。

风勇司怔住，慢慢回头，看向那个从不用他操心、从不给他找麻

烦、一直优秀出色的儿子，仿佛这是他第一次打量风涧澈，眉间却渐渐皱起，神情明显不豫。

大汉们等待他的吩咐。

风勇司不再理睬风涧澈，手一挥：“把她拖走。”

风夫人又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拖动。

“放开她！”

东浩男站在门口，浓眉含威，气势如虎，逼得众大汉行动僵滞，不知所措。

风勇司眼睛猛眯，打量这个首富的继承人。

“浩男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似乎不用你插手。”

东浩男挑唇嘲弄地笑：“放开她，否则，我保证今天的事一定会成为明天各大报纸的头号丑闻。”

风勇司眼下的肌肉又开始抽搐，他目光阴森地盯了东浩男一阵，终于面色铁青地在大汉们簇拥下离去，丢下了已近虚脱神智痴狂的风夫人。

医院长长的走廊。

空空荡荡，怪异地寂静，平日里来来往往或忧伤或期待的人们，似乎被蒸发一样，突兀地都消失了。

长长的走廊上，只有明晓溪一个人在走，静得可以清晰听见她每一个脚步声。

寂静的走廊，显得特别长，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。

一个金发男子站在医院的庭院里，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有一片晕红，却没有丝毫暖意，反而有种惊心动魄的冷。

他望向远处的明晓溪，面容冷漠。

“修斯大夫，你有话对我说吗？”明晓溪来到他面前，仰起脸静静看他。

修斯点起一只烟，喷出浓雾。

“你就是牧流冰的女人？”

她一怔，没想到听到的会是这样一个问题。